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尙書引義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泰誓上

道之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
之大原惟父母由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
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以大統小而
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道無爲天地有爲物生
於有不生於無故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而
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弘道而天地不資道以弘天地無心元后
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爲萬物父母而惟作民
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
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
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

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竝建乾坤以統六十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爲之健順元后能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地率由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誅君而戴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第四圖父母之施生也而與太極絜其大以大統小而道漸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囿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伉也反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源流親疏之序而淩躐以迫求其本乃爲之說曰萬物之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爲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爲之謂聽其自己則將於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

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揉亂枵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窒其必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義充塞而人禽之畛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以率路以行路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甚辯之口其能易吾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贏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汞傾地而皆圓爲擬者誤矣析大汞之圓爲小汞之圓而大汞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者誤矣川月非眞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汞爲子大汞爲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漚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於無爲之道則惟無生有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強而合之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

民物則惟無也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強欲有功誠贅疣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視臣弑君子弑父者亦與戮囚隸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民亦與薙草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怨也是孔子之鈞弋罪等於商臣宋萬而帝王之彰善癉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牧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勤斯以鬻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矜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衆生之生於道一眞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萬未歸一如大汞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圍月影而非卽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汞於一

而枵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疾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枵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惇羞惡之實循惻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卽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循其分終身由之爲不遠之則聰明亶而繼天立極冒天下之道而皆實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尊無與尙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
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慎矣善讀書者繹
其言而展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
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
平徵天於民用民以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慎也故可推廣而言
之曰天視聽自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
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間
矣由乎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由乎人之不能審於民
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僞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
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
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
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所惡以亶聰明者所必察也舍
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徼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傲

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築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兢兢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慎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變時雖成周之徧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著德怨清爲奉天者所可循以罔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覲而攤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俘而謹呼者亦數萬人矣董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然臍矣子產定田疇教子弟而民亦歌欲殺矣故曰教已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民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

而能聞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啟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憤憤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今夫天徹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密而無紕然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興也穆然以感而無熒然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貞己之從違者

亦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嚮背驚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尙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鋤細人之沽惠姦人之流涕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觀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道之至教視之而不愜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應乎天然且文王俟之終身武王俟之十三年之後不敢以一時喧騰之詛呪一方流離之情形順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慎也旣曰民之視聽卽天矣則今日億萬人之倒戈以北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交作不典者亦惟民也民權畸重則民志不寧其流旣決挽之勞而交受

其傷將焉及哉民獻有十夫而視無不明矣聽無不聰矣以民迓天而以天鑒民理之所審情之所協聰明以亶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無不憲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敝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民視聽自天視聽展轉繹之而後辭以達理以盡也

秦誓牧誓

割正方夏綏不輯之臣民建不拔之業必有實焉非僅以名也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乃以永世天者無能名者也民者不知有名而好之者也故應天者以心順人者以事無忤於心無歉於事天人皆應之何取於爲之名而斲乎人之是已斲乎人之非彼乃足以承天而定民志邪雖然名之與實豈相離而可偏廢者乎名之與實形之與象聲之與響也形聲成於己而象著於天下之目響徹於天下之耳目目移而心志從定亂世之天下御亂世之人心舍是奚以哉世之降也民志之不易孚也無忤於心而斲乎人之信操獨行者有不能喻之妻子者矣無歉於事而斲乎人之從修禮容者有不能合於鄉黨者矣奚況四海之廣兆人之衆桀

傲譎詐者相乘以相難乎是故以周之世德革紂之窮凶仰不媿天而下爲萬方
之待命則牧野之師卽不歷斥獨夫淫凶之罪以與爭逆順之名姑與含弘養忠
貞之世德庸詎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且北面夕仇讎揭元后父母之義聲撻醉
飽房帷之隱慝大聲疾呼詬誅無餘以貸士卒之勇不已過與夫名者在彼在此
之無定者也從君與父之道而言之仁不仁之名正矣從臣與子之道而言之義
不義之名亦可正矣保無蹶起而興蹊田奪牛之訟乎而固不然也天下喪其實
以實救之君子修其實而據以爲德天下喪其實且喪其名以名顯之君子必正
其名而立以爲直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治逆亂之天下君以賊道王臣以□□□
民以禽道生旣喪其實尤喪其名王者去死而奠之生珍人而殊之禽實旣孚於
天下而名居尤重之勢必自我正之而後天下之耳目治而心志一不仁者不可
以爲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義者不可以爲元后正其名而後義乃著名之自
生天隱而不與以可知名之旣立民愚而不能知其故名賊爲君而君之君之名
可移也名□爲臣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名禽爲人而人之人之名可移也正者

正其不可移者也故以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極其名以昭示其實則詐譏強力者亦且挾實以搖天下之人心而仁義永亡嗚呼三代以下統愈亂世愈降道愈微盜憎主夷猾夏恬不知怪以垂至於今豈徒實之不逮哉名先喪也漢鑒秦之喪實而昧於秦之喪名苛政去而禮樂不興劣一賈董之粗陳古道且如病者之忌藥也則先王之道非喪於秦而喪於漢然其聲暴秦之罪發義帝之喪名厯存焉而漢之流風固以賢於唐宋唐起晉陽以自救其死非有生天下之實也乃陽尊楊侑以揜耳則名隨實而喪宋顧盼而奪孤兒之位業已無可爲名也厯以小惠餌天下而縻之塗飾技窮拱手以授赤子於他國而實亦隨名以無遺嗚呼唐宋之天下朝廷無義問天下無適從亂日生而盜□□□蓋暴行之殃民者淺而邪說之殄民者深也名之不正邪說之所由生也元順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靈亦如紂而已而揆諸天地之大義率□□□之則□□□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實論之非貞觀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爲卓絕古今功軼於二王道隆於百世者拔人□□而昭蘇之名莫有尙焉夫修其實以得其名者君之道也顯其名以

昭實者臣之職也故湯憂口實而仲虺作誥武未受命而周公賦雅喻后志以靖
民心商周之王業光而千秋之分義定雖桀紂以禹湯明德之裔胤爲天下君者
且顯黜之以奪其元后之尊而正名之曰獨夫無務包荒以疑天下之耳目何赫
赫也鄙哉青田金華之爲臣乎始昧卷懷之義後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
光昭之大志乃錫□□以美諡獎□□之怙終列□□於祀典假□□以侯封□
□□□□□□□□三恪褒飛廉之就戮等張許之孤忠獎□□□□奔爲紀
侯之大去其尤悖者□□□□□□□□存遼金以仍脫脫之僭使獲麟之後
步後塵者爲蝸涎之篆顧區區以馘友諒存士誠侈蕩定之勳而揜其補天浴日
之顯功不已陋與弗望其爲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陸賈班彪之知逆順揚滌除之
鴻猷斥□□□□□□庶幾哉天下之視聽清萬世之綱維定又何至旋踵而□□
□之禍哉天地閉賢人隱當利見在田之時而括囊无譽亦可傷也□□□□□□
□□□□□□□□

武成

漢賈生之論曰攻守異勢駁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良有以開之或武成戴記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請言之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迨其後又徐圖之邪則操朝四莫三之術以籠愚賤是術也固以道貞治爲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絜陽縱陰操之智計爲或攻或守之權謀爲諉而已矣故曰賈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則武王實有閒焉奚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爲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卽勢之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於天下

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東征之役而不能黷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也故曰武王實有閒焉非盡史臣之誣也夫順逆者輕重之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得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無勢也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桀之無道韋顧昆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伯繼助之夫寧不知三檠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檠徐乃爲南巢之放汝墳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戡將毋罪罰之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爲已拂與乃審理以爲權衡而輕重固有不然者首惡而爲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爲惡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賤末減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順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檠崇黎亟試其鈇鉞而緩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

之爲此者以循理而勢已無不得矣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然於械櫟茅苜之側不待覲文匿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效之可觀矣藉令成湯升陟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世之內自可無再誥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無奄徐帖然相喻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也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閒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橐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矜勿藥之喜餘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嬰降而成皋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培養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